

學士師尊無忝朋來之樂然則豈非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乎雖坐香榻之側與諸子並驅亦無愧矣

東漢書黃憲年十四荀叔遇於逆旅鍊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

也既而至袁闕呀曰子國有顏子盛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

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

以為不及現親其人則瞻之在前忽忽在後

因難得而測夫

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

鄙吝之萌很存乎心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

袁闕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

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

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消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天下號曰徵君

錄曰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

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此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相穆侯以為憲曠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於孔門其殆庶幾此愚在東京之士獨於憲之乎取之也

附二

十三

弘道終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弘道錄

仁

府三

朋友之仁

宋濂溪先生周敦頤聞道甚早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

附三

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嫖嫖陋於希世而尚

友千古嘗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伊尹顏淵大賢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見憲前

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胸中生意勃勃如也作太極圖易通諸書妙契千百年

以未不傳之遺音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統之緒河南程珦使其二子頴頤往受

學焉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一程之學源流于此故頴之言曰自吾見周茂叔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字於伊川未悟訪濂溪留對榻夜談三日乃遠

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取其善開發人類如此

錄曰孔顏之所樂龍德而正中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其胸次悠然直與萬物上下同流可得而測度之乎茂叔之所希龍德而隱者也君子以成德為行藹然如和風皓然如皎月可得而矯揉之乎是殆天之所

授以開萬世道學之傳其所得於觀感者不但吟風弄月他日傍花隨柳均是一道理聖人所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妙非泛然言語文字比也

明道先生程顥自十五六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及求六經而自得之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

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

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有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闕之而後可以入道

錄曰孔門之徒顏子居四科之首當時稱

為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也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也是數者非但淳之優為也歟觀其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一團和氣固未嘗遷怒貳過也充養

有道見於聲容望之崇深弗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測之誠款弗敢措也何嘗妄言妄動乎蓋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蓋以一物不被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又豈非若無若虛耶此其

於諸儒之中獨得其粹而無以異也

伊川先生程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安定先生問以顏子所好何學著論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

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

縱其情而至於極亡然學者必先明諸心知所性然後力行以求至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顛沛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安定得其文大驚處以學職呂希哲師事之力行好言安貧守

節此書無所不讀其學必本於誠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不至於聖人不止也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嘗言為士者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宴然為天地間一蠢惟緝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

秋傳以傳於世

錄曰濂溪之所尋者仲尼顏子所樂何事也安定之所問者顏子所好何學也可見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一以道德性命大聖大賢為之依歸此有宋一代道學

(1057) 4 23-2

之傳度越前古而世道之隆風俗之美所由闕也

橫渠先生張載學有本原好古力行為關中學者宗師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貌馬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府三

四

帥吾其性民吾同飽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

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恃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殘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迷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言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

迹而待烹中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致吾盡也伊川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自孟子後一人而已

錄曰二程天資明備故一見濂溪安定聞孔顏樂處如目斯睹如手斯持無伺念慮思索此其明睿所照渾然而無迹也橫渠大槩有苦心極力之効無優游不迫之意

府三

五

命意措詞不能渾然無迹故觀其言者如若未能暢然見後方始無惑此二程張子所由分也觀諸龜山反覆辯難於前朱子又為委曲著論於後西銘至今盛行可見當時豈惟以文會友而以友輔仁於此益

可見矣

康節先生邵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聞其好學請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密義

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頤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與汪洋浩博多所自得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遂行必義

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推敦康節為市園宅名其居曰安樂窩因鋪安樂先生老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允鄉里所嚮慕身相飭曰母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堯夫人之德氣粹然望之知

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吟群然然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共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于天下

錄曰愚觀古人德器成就或得之於天資之純或克之於學力之富或迤之於風俗之美先生三者具備此所以挺然間出于載之下一人而已

龜山先生楊時天資夷曠造詣深遠自幼穎異德器夙成精於中者純粹而淵宏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

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嚙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寬大能容物初不見其涯埃又不為崖異絕俗之行

涉蓄益廣不致輕自肆也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豫章先生羅從彥性明而脩行完而潔克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詰其極漢

唐諸儒無近似者至矜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聞龜山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焉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潛思力行以身任重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充然自得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皆此類也

府三

七

延平先生李侗姿稟勁特氣象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

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者以為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千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

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乘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心中節當時學者亟稱之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也

錄曰三先生者程朱之正傳後學之矜式其言論氣象表表師法不獨當時為然百世之下同此良心則同此至德是宜奉

服膺而弗失也

晦庵先生朱熹自少厲志聖賢之學父彞齋得中原文獻之傳推明聖賢遺意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延平於其齋為同門友不遠數百里從之

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頓悟絕人力行可畏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

府三

八

敬之方莫先主一終日儼然端坐討論典則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及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道之正統在於是矣

錄曰此文公學問之淵源也以葦齋為之

父所以成之者遠籍溪白水屏山延平為之師所以助之者深若乃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三言者先生之所自得始終造道不越乎此自秦漢以來千數百餘年所僅見也

(035)A 115

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道，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其存之也虛而誠，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有方，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

深而沈潛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學不待講而精，猶以為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憊然有不足之意。

錄曰：此文公道德之成就也。觀其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惟聞

然而日意或庶幾乎斯語，而孟子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而取之左右

逢其源大哉！先生斯其至矣。

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肯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

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本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校書則疑今文之艱

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統系編年之書，續以

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張而不紊。

錄曰：此文公有功於繼往聖也。蓋自漢以來，儒者穿鑿附會，支離彷彿，未有真知的見。若易傳詩序，無慮數千百家，而註疏專門，又皆浩博無要求，其確然關於天命之

微，人心之與入德之門，無以喻於今之傳。註且一字一義，莫不理明詞順，百千萬世學者指南，與天地同其悠久者也。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

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庸傳不可涯，深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有病傳註

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學者利其簡便，側僻固陋，自以為悟，其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功利之私，先生力排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

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為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由

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錄曰：此文公有功於開來學也。自夫子集群聖之大成，以為賢於堯舜，朱子集諸儒

之太成其功，豈下孟子乎？萬世學者玩其辭，求其義，終身受用，無有窮已，而不知當時極深研幾，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月不息，惟日尊學而已者，當何如也？此其至仁盛德，無間賢愚，大小少長，貴賤周

偏懇至而莫與之為伍也

南軒先生張栻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又忠獻公教以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遊胡仁仲之門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深切之旨告之退而思之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胡

公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自警策所造既深猶未敢自足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然後昔之所造愈精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

下之理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凡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也其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

其剖折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常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至哉言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

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錄曰自義利之說不明而人心之害孔棘其禍至於夷狄其人丘陵其墟係縲其君臣蕩覆其社稷不但戰國其時而已也至其末也以便安為上策和議為得計甘心

事仇降志左袒又不但管商其君而已也當時朝廷之上君臣之間豈皆喪心病狂之徒而敬夫父子爭之益力為之愈奮苟非真有見於天理之當然而非人欲之私偽安在其勇往而不顧哉此其義利之辯

身體而力舉之初非托諸空言以欺於世而已矣

真西山先生德秀時學禁益嚴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脩讀書記以性命者義理之源故以為首性之發為情而心則統乎性情三者一編之綱領也其目則仁義禮智信者天命之性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者率性之道也人所共由之謂道得之於己之謂德其實非有二也故繼之曰中曰一曰極曰誠皆道也而異其名故又繼之士之求

道將何所始敬者學之本根故列于首次曰師道曰教法曰聖人而辯君子小人之分與吾道異端之別皆大學之事故又次之陰陽造化之理其畧已見性命篇未備者復以終焉其衍義一書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

清出治之源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君臣之法此書所陳實百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近世大儒嘗為章句或問以折其義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

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故以明道術辯人才審治體察民情為格物致知之要崇敬畏戒逸欲為誠意正心之要謹言行正威儀為修身之要重配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感屬為齊家之要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錄曰愚觀二書之義而私竊比之以著斯錄也其引用先聖先賢迄於當今作者嘉言善行一准大學衍義而以錄曰起例參之已見至不主故常不膠訓詁此又不避

100400

之愚意也夫當道學大明之時家誦人習而主於故常不如無錄乎矧義理無窮人心有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而膠於訓詁自畫其進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後生敢不黽僇思以企及乎哉孰有道而

正竊於真文公三嘆

鷓山先生魏了翁自少英悟絕出人稱神章時方諱言道學既登進士值韓侂胄史彌遠相繼柄用遂力辭詔命築室白鶴山以所開於輔唐李燾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其為學也即物以明義及身以求仁審夫小學術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乎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以為聖賢之書由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子祖述發明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成語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畧焉矧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

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放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偽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先

生蓋有憂之故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載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意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一離而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錄曰愚觀鷓山之論而嘆今之學者蓋尤不忍言焉攻口耳之筌蹄則傳註有所弗視取仕進之捷徑則名物若罔聞知其失不知抵於何所而後已也前此尚有存心講學一時聚而非之迄今廖廖無聞卒莫

之恠而惟日趨於淺近卑陋其陷溺人心虧損治道非淺淺也魏氏之憂孰能惕然悚懼乎此錄之所以孳孳而不息也元許魯齋先生衡弘毅出於天性自得河洛之學於雪齋姚樞之門所在林立盛德之馨

昭聞時南北未一世祖得聞帝王之道實先生啓之儒道賴以不墜故世祖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士力辭執政任胄監其教也始於小學以及四書而後進于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人皆化之父以

是訓其子兄以是勗其弟且不止各因其材又隨其所至而漸進之因其所明開其防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施張之慎其明察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化也以是凡及門者恩同父子能自立為世用矣又言為

學治生為先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防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寤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

計恐非古人之意也錄曰昔人有比仲平於子雲介甫者豈其然哉彼時與事皆非若二人者何也子雲之時天無二日而莽之匿情可測也如是而為逢萌譙玄亦云可矣神宗之世民無

二王而安石之私意可略也如是而曰內華外夷斯其嚴矣衛生四海分裂之時目擊奸邪誤國之事正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而可責以悖春秋之義蹈劇秦之轍乎觀其自建元以來十被召旨卒

不肯枉尺直尋力辭中書以就大學未嘗干以僭王獨夏之議而惟孽孽與人為善之心蓋可識矣若衡者其亦幸中之不幸而非行險以僥倖之謂也

國朝薛文清公瑄自幼講明周程張朱之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專心於是至忘寢食及長剛方正大處已接物不詭隨屈撓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奉奉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六經四書性之一

字括盡孟子之後道不成只是性不明故其學心印濂洛神會洙泗自一心一身推之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蓋已至於樂之境矣若夫風靈之樂為魚之詠獨知自詣舉目

可見真可與點爾同遊吟弄同適也及平辭受取與仕止久速光明峻潔齋之後未見其倫其飄然脫灑無所顧慮雖劉靜脩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又何尚焉

錄曰國朝理學之儒自汪環谷趙考古宋潛溪方正學而後有薛文清吳康齋楊文懿丘文莊至成化間彬彬輩出若羅一峯章楓山黃未軒莊定山賀賢閣又有胡敬齋鄒立齋陳白沙陳布衣周翠渠張東白其時可謂盛矣然皆未有以見其淵源

乃自道統所歸其流也亦未見其傳授所指必業所分若周程張朱何王金許意者道學大明人自分朱陸家自為游揚抑汲以其天資近似者為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乎今觀敬軒倦倦以復性為要自一心

一身推之萬事萬物而復約之以歸於一可謂得聖學之本矣故特錄之俾有志者循是而入不惟程朱之事業易見而孔顏之傳授亦不外是矣

弘道錄

義

府

君臣之義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錄曰中之一字自堯始發迺道統之淵源也蓋君臣之義匪但尊卑相屬名分相臨而已天之所不能清地之所不能盪鬼神所不能信日月所不能明莫匪賴之故必有參乎三極之道以作配乾坤而通貫會

同充塞洋溢乎其間然非私智穿鑿而為之也自吾央之乎性善而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理迺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惟至聖斯允執之如天運於上而天之曆數無能外矣苟無是則與天地之廣兆民

之衆漠然不相干攝安保四海之不困窮天祿之不永終此其提綱挈領繼天立極而開萬古君臣第一義也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